

界線

吳易儒

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三年級

凌晨三點四十四分，我愛上你，經過三分四十四秒。

你的貓在窗台凝視，下水道潺潺的流浪。窗外行道樹的影子在寂靜的牆面上輕輕舞動，配著冰箱低沉地運轉聲。我和我的貓在藍黑色的深夜睜著眼，而你熟睡。

打開電腦螢幕，還暫停在聽了整夜的 youtube，女歌手一襲寶藍色洋裝，唱著你我都聽不懂的廣東話。打開隨身碟，關掉網頁，沉悶的病理切片瞬間占據整個螢幕，好幾個資料夾，好幾百張。在兩隻貓嬉鬧後散落一地的紙張裡翻找，終於瞥見整理好的大型病理表格，低頭默誦你的字跡，喃喃。

一隻貓鑽進籠子裡了，另一隻跳到衣櫃上，你說，他們會在人熟睡時才躲進被窩取暖，看來是我們其中一方沒有睡著，或者，我們都沒有熟睡。

四點十七分，你震天嘎響的打呼聲傳來，確定你睡著了，為了隔天考試能夠順利過關，我慧黠地點了首法文歌，配著潰瘍的胃壁組織玻片一起服用。心裡正納悶這一切何以這樣自然的同時，音響裡的法文歌轉為日文歌，再轉為日文對話。「日文對話？！」急急點到播放器一看，果然是男孩們獨自在家都會觀賞的影片，我莞爾，關掉播放器。

輕輕地爬上床，感覺自己像貓一樣。扯著被你搶得少得可憐的被子一角，你卻不動如山。巨大的臂膀此刻映在眼前，我大腦裡卻不停播放剛才電腦裡的畫面。如果我們是朋友，會做這種事嗎？如果我們不是朋友，會不會呢？又或者我們兩者都不是？

當然這不是第一次了，徹夜相處，一切互動都如此自然不造作，但同時界線也如此分明。常常聽我抱怨數不清的蠢得可以的戀情，有的短暫、有的荒唐、有的痛徹心扉，時而夾雜幾罐喝不完的啤酒，和在你面前落不下的眼淚。你說，兩個人在一起不必說清楚。在一起常常互相找對方，就是好一點的朋友，若是突然沒有連絡了，就是淡了的朋友罷了。從大一開始身邊總是有人的我，現在也沒有理由向你確認我們的關係。

假如，我說假如，畢竟我們之間可以存在許多假如。假如我不顧一切地爬到你身上……

碰！你的黃貓從衣櫃跳到冰箱上，剛才想著什麼瞬間都從腦袋裡消失。另一隻則黑貓睜著好奇的大眼看著我。

就這樣吧！此刻我盯著手上的病理表格，思緒卻已飛散。明天的跑台考試，似乎沒有比留在你房裡值得期待。朋友也好，就像這個昏暗的深夜，灰階的視野，誰也不必猜透誰的心思。

三個月前，留了六年的長髮一刀剪去，卻在樓梯間讓上課遲到的你，撞見中途翹課的我留短髮的第一眼。

「無論妳做什麼決定，我都會支持妳的。」那時候你這樣說。所謂的知己也不過如此。但是現在的我們似乎已跨越了知己的界線，一起聊的話、一同聽的歌、常常半夜窩在被窩陪你看的日劇，都不再是普通朋友會有的互動了。

邊想著，邊沒有意識地切換螢幕上一片又一片的病灶，腦、大腸、皮膚、淋巴組織……。或許很久以後的某一天，我們在某間醫院的某個診間相遇，也會一起坐在螢幕前研究病人的切片吧？一直以來都有這樣的窠臼：女醫師必須嫁給男醫師。當然什麼都不去思考時，和你或者班上任何一位同學一起度過下半生，是件很幸福愉悅的事。但或許自己比較反骨吧？非常討厭照著別人鋪好的路走，活在別人的期望裡，沒有比關在公寓陽台，哪兒都去不了的狗還要自由。

窗外由深藍漸漸轉為亮藍，天邊的一角在微微發光，厭倦盯了整夜永遠都只有粉紅色結締組織和紫色發炎細胞的玻片，拎了你房間鑰匙，偷偷溜到門外，關上門。

空氣裡瀰漫著一股清新的潮濕，露水打在臉上，格外令人清醒。柳川旁的人行道，附近居民利用小得可以得空地，種滿了玫瑰或者大白菜高麗菜之類的植物，看上去好像一列綜合牧場。前方不遠的二十四小時咖啡店，向燈塔一樣發光指引著人們，而附近除了咖啡店，街上沒有任何交通工具發出刺眼的光芒。

「拿鐵，謝謝。」誰能告訴我徹夜未闔眼之後，有什麼比一杯拿鐵更能安撫溢滿胃酸的胃呢？

五點二十五分，天亮了，咖啡廳的落地窗外卻飄起了雨絲。愛上你是

種很複雜的情緒。連自己也摸不透到底是愛上你醫學生的身分，或者是你那顆細膩而體貼的心？如果是前者那也太庸俗了，庸俗得不配於清晨坐在咖啡廳裡。但如果是後者，反而更切切實實地希望我愛上的你，是位不平凡的醫學生，不是那些日夜汲汲營營賺取分數，滿腦子想著以後要賺很多錢的俗人，而是……一位藝術家，穿著無聊白袍卻擁有繽紛思想的藝術家。或許自己對你的要求過多了吧？假若你符合了一切條件，那又不等於活在我的期待裡了嗎？這麼一來你便是豢養在我房裡的狗，我可不願意。

推開咖啡廳的旋轉門，迎面而來的小雨很貼心地護送我回你家。一路上輕輕哼著昨晚一起聽的廣東歌，那是一首關於沉痛放下的歌。轉開你的房門，你依舊在床上呈大字型熟睡，還好。而你的貓不知何時，也悄悄鑽進被窩裡了，在你的腳邊呼嚕呼嚕滿足著。

關掉電腦螢幕，決定讓思想的暴風雨，停留在藍黑色的夜色裡就好。深深地端詳你的輪廓，無聲記在心裡，但願你什麼也未曾發現。或許有一天我們都想清楚了，互相接近或離去，一切都會變得自然不過。

「那個……起床了，等等要考試了。」輕輕叫醒你，看你惺忪的睡眼，也許真的不曉得昨晚發生了什麼。收拾好所有筆記和整裡，我們一同走到學校考試。

界線依然存在，而我們還是朋友。